

久不写所谓的「散文」了，借口是忙于课题，其实不过因了老衰而已。写散文是要有充裕的——不止时间，更是心境。此外也要「心灵」有几分柔软，几分滋润，而我的心太干硬，但这些都或许仍不过是借口。我并非不想找回写作散文的心境，随性信笔涂鸦的那种态度，为此有必要弛缓一下生活节奏，舒张一下紧张已久的神经。我一向认为做学术与写散文不可得兼，尽管也曾以散文作为「研究」中的调剂，收入此集中的诸作，多半就写在做学术的间隙，也未必就写得轻松，囿于积习，仍不免要字斟句酌，咬文嚼字，因此上文所谓的「随性信笔」，其实是我未曾体验过的。散文不同于论文，有可能更直接地面对个人经验，其实论文何尝与个人经验无关，只不过其间的关系较为隐蔽曲折罢了——当然，规格化的批量生产的所谓「论文」除外。对目己所写，我更珍惜的，仍然是论文，不止因时

旧日庭院

间的投入更多，也因在论文提供的空间中，我关心的题目，有可能较为深入地讨论。我对于「学术所丧性情」的说法，不那么认同。它不合于我自己的经验，运用何种文体，在我看来，并不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。散文有可能与「性灵」无干，甚至示人以卑琐，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，是别一格的「美文」。但我今后仍然有可能用稍多一点的时间于散文、随笔，不是出于文体间的价值估量，也仍然因了年龄，因了论文对精力、思维能力的苛刻要求。我会调整生活，使趋于散文，亦一种被认为有利于「颐养天年」的状态，对此却又心存怀疑。习惯了紧张、高密度的，闲散未见得会感到适意的吧。我一向认为，写作散文，最不宜职业化，套用「馀事做诗人」的说法，较之小说、剧本、诗，更应「余闲写散文」。《散文家》最好出自事后的追认，将「散文家」作为目标，难免走到温情或掉书袋的路上去。这么看来，我的写在学术间隙，又没有什么不妥，当然，这仍像是在自我解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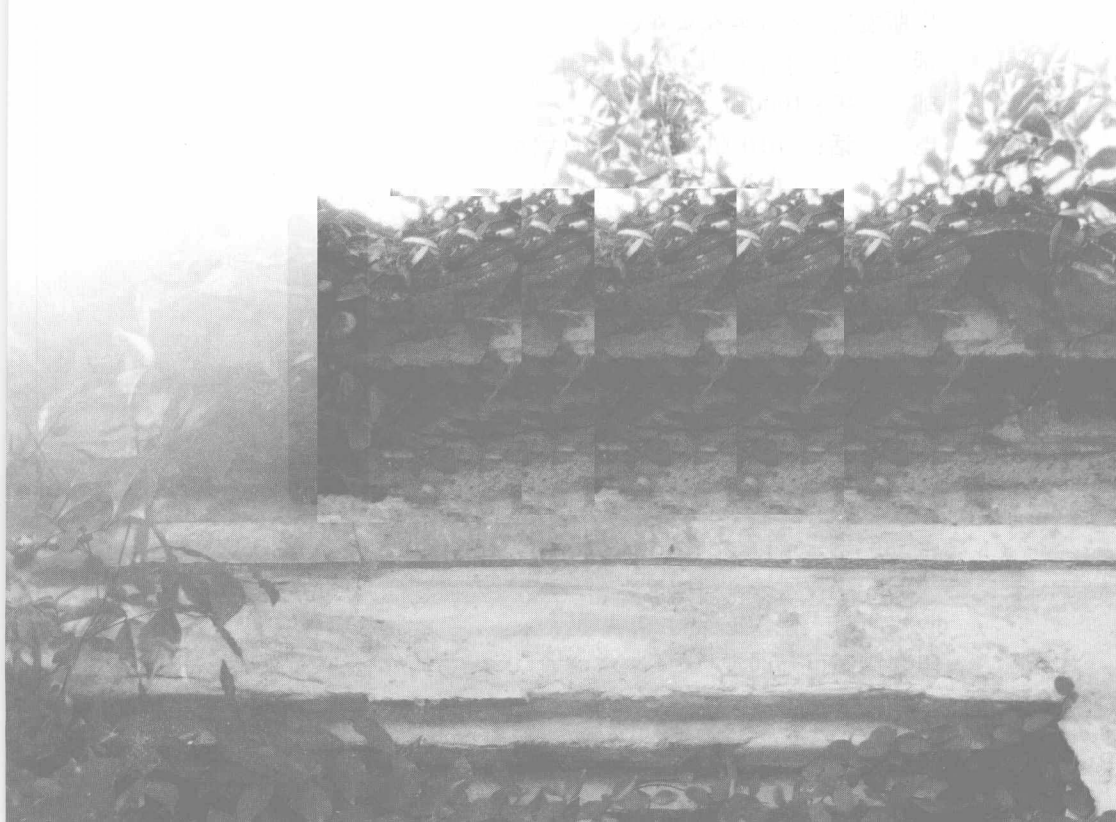
旧日庭院

赵园◎著

◎ 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人文书库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旧日庭院 / 赵园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8.6
ISBN 978-7-5008-4086-2

I. 旧… II. 赵… III. 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42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: 150 千字

印 张: 13.75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....目录

乡土(之一) / 001

乡土(之二) / 005

乡土(之三) / 010

乡土(之四) / 013

夜话(之一) / 018

夜话(之二) / 021

夜话(之三) / 025

夜话(之四) / 034

关于季节的记忆 / 037

暮春 / 042

夏夜 / 045

过年 / 047

岁末记吃 / 050

写在冬日 / 054

母校 / 057

赶会 / 062

代课 / 065

排戏 / 068

陋室 / 071

雨中 / 075

灯火 / 078

忘却 / 081

经验 / 093

闲散的日子 / 096

一隅 / 099

代价 / 102

中年(之一) / 106

中年(之二) / 109

另类 / 112

寄宿 / 120

示众 / 125

高考 / 130

记忆洪水 / 130

集市随笔 / 140

老人 / 145

梦入天国 / 147

旧日庭院 / 152

温馨 / 159

偶遇 / 164

记梦 / 169

“有美一人” / 171

养鸟者语 / 175

寻访激情 / 180

走过赣南 / 185

贵州一日 / 194

遥远,遥远 / 199

跋 / 210



乡土(之一)

那片沙土地甚至从未入过我的梦——中州腹地的那一大片沙土。但我知道那是我血缘所系的一片沙，知道那沙的金黄，那沙上的枣树，枣树下田垌中的花生，也想象过夏日里如霜如霰的枣花，秋天村外东岗一丘丘的沙上家家晒枣、家园后场上女人们群聚剥花生的热闹。

我未曾梦到过那一片沙土，却熟悉沙。豫南那条狮河岸上的沙，开封城外直堆上城头的沙，春日或冬日，卷过中原城市，落在你发间、衣服折襞里的沙。那条挟着泥沙的最稠浊的大河，由我的童年、少年岁月中流过时，留下的也是一层层的沙。还记得童年时，在四叔任教的大学附近一个大沙丘上，曾颈上吊着花环，收不住脚狂奔而下，一头栽进沙窝里，让姊妹们笑出了眼泪。

我试图搜索这家族历史的杳远与深邃，却一无所获。这家族的历史传说太“大路”了：榆林赵村的赵姓，是打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——那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流传太广，竟如民族起源的神话那样，将无数家族

故事覆盖了!

父亲说,他童年时的那片沙土并不干旱。正如寻常村落,村西有河,有荷塘,村中有水很旺的井。秋雨连绵的日子,村东岗以西的路旁,甚至到处可见咕咕吐水的“翻眼泉”。我于是像是听到了水声,见到了小河近岸处的芦苇,觉到了水面上的沁凉。有水就有人聚,有了榆林赵这聚族而居的大村落;有了村东的“老坟”和村南的“小坟”,坟地上阴气森森的柏树与藤萝;有了庄稼,麦子、高粱,有了地头的西瓜与豆子,和供家中女人纺线织布的棉花。

隔着深而又长的岁月,我看到了那院落,看到了那第二进院呈“品”字状紧紧挤在一处的三座楼。那相互遮蔽的楼,也相互倾听,其挨在一起定有几分紧张。那楼中即使白日里也必是昏暗的,洞开的门内可闻切切的低语。我还能看到父亲渡过童年的那座东楼,薄薄的楼板上,堆放着晒干的花生。入夜,这品字状的三座楼里,铁铸的灯盏中的灯草,各各在窗纸上涂抹出一小片昏黄。前院则听得伙计们蹲成一圈呼呼噜噜喝汤的声音,清脆的啐痰声,棚中的牲口不安的蹄声和“大板”^①低声的吆喝。

或许正当这时,本村出身的土匪头儿锁妞^②大步走进了院子,随手将马拴在桩上,伙计们仍自顾自低头喝他们的汤。暗中有人含糊不清地打了个招呼,听得锁妞那漫不经心的回答。这应当是这块土匪出没的沙土地上最寻常的风景。但我想,那些锁妞们,必使这乡间的空气饱含了血

① “大板”,喂牲口兼任车把式。

② 当时家乡的成年男子的名字后多缀一“妞”字,如群妞、全妞等。

腥，而不安也就在血腥的空气中传递。

这静夜里自然在演出着种种故事。其中就可能有如下的一幕：有土匪将说书场上一个精壮的年轻人叫出来，就在村头一枪撂倒了他。父亲说，那是因了家族中一个女性长辈垂青于这伙计，而家中有男性长辈告知土匪，说常常看到那年轻人磨刀……父亲讲述时，仰在沙发上，语气平淡，以至听起来很像个纯粹杜撰的故事。坐在他对面，我也只是漠然地想着，那说书场上的乡民得知了这一幕，会不会若无其事地将那书听下去的？多半会的吧。

据此很可以敷演一个凄艳的故事。但在我的想象中，那沙土地上的风流故事也是干燥的。那土地只宜于生长粗陋的情欲，不大像是会滋养柔腻的风情。

父亲的父亲之死，竟也有类似的暧昧气味。据说他死于他所部民团中团丁的黑枪。那人是门上（即村中近邻）家的女婿，我的风流倜傥的爷爷，可能和他婚娶前的老婆有过一点什么。父亲也说不清这“一点什么”是什么，他说，或许只是“调戏”之类。这故事听来也有一种干巴巴的味道。父亲得知上述情节，必是在他父亲故去一些日子之后。也许当时就只是传闻与猜测，无从查证。我倒是更关心其间必有的告发，以及家族中人神情诡秘的谈论，尤其是否有过某种策动、谋划。然而事情也很可能是：那邻人家的女婿出去暂避了一时，村子则照旧生活下去。虽然这像是不大合理。爷爷毕竟是负有地方守御之责的体面的绅士！

父亲的这一类讲述，都略去了故事的舆论环境。或许那乡村舆论，是一个早年即出外求学的过于正经的少年难以知晓的。我却隔着时间，听到了一派私语，灶下，井边，墙根处，如小鼠的营作，窸窣窸窣，切切察

察。而当切切察察声渐销,事件即更形模糊,那个年轻壮硕的躯体已化成虫沙,乡村人生则继续着大混沌。但沙土下毕竟有过故事,与埋在沙下的身体一起埋着的故事。

这家族与土匪的缘,到此也还没有尽。我的一个爷爷(父亲的三叔),终于死于土匪的劫杀,甚至尸首也无着落。那事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。

我六七十年代之交插队的地方,也曾是土匪出没之地,村里残留着寨墙和寨沟。由村子去公社,可见当年土匪的炮楼,赫然矗在一马平川上。也有人指给我看村里的前土匪,那不过是个干瘪的老头子,全然看不出匪相。我家乡沙土地上的土匪,在我的想象中,是十足世俗化的,嗅不出任何荒野气息。那漫不经心的破坏,只为那片沙土染了点血污。中原民风,似与“雄强”“犷悍”无缘。土匪只是使生活原始,原始得粗鄙。

据父母说,我被带回那片沙土地,已是一九四九年夏,我四岁。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与乡土亲近。那之前父母带着一群子女,已由西北辗转返回了中原。乡间几天的停留,在我的记忆中了无痕迹。那些长辈陌生的脸,那些庄稼汉粗糙的手,一定使我惊惧过。我不能确知是否这样。但在我最早的记忆的碎片中,却有着夏日的庄稼地,汽油味掺和在庄稼的气味中。这掺和着汽油味的庄稼地的气味,成了我“怀旧”的永远的诱因。



乡土(之二)

场院边上那所私塾改良学校,开设了“历史启蒙”、“地理启蒙”、“国文”、“修身”一类课程的,该是这块沙土地上最醒眼的时代标记的吧。据父亲说,那是四间茅屋,只因粉刷之后,搭了顶棚,吊起了带罩的洋油灯,竟让村民眼界大开,说是“金銮殿一样”。这间小学是我爷爷的作品。爷爷,那个上过民国初年县办的“高等学堂”,读过“格致”、“算学”的新派绅士,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。我能想象,当着这位县教育局视学员身着黑提花缎子马褂、银灰提花缎子长袍,与他的同事乘马轿车来自己手创的学校视察时,村民尤其我的家族的兴奋与荣耀。

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,一定不曾料到,他的儿子们,竟就由这所他创办的新式学堂,走到了县城省城,又走到了“革命”。这乡村绅士也决不会料到,若干年后,当他在平息地方叛乱^①中受了枪伤,临终

^① 一九二八年春我家乡一带的“庙道叛乱”,据说为冯玉祥毁庙扒神,强迫妇女放足一类过激措施所激成。叛乱者曾攻陷新郑县城,杀了县长,后为军队剿平。庙会,为地方会道门组织。

之际竟见不到他的长子——他尚未读完初中的长子、我的父亲正在不远的城市漂流，因做地下工作而行踪不定。

无论他对儿子的选择作何感想，儿子们的血管中，都流着他的血，那不安分的男人的血。虽则他们不曾像他那样，衣着考究地奔走于省会与地方头面人物之间，竞选省议员，也不曾徒劳地投资开矿，或收编土匪。我的父亲不记得爷爷对他有任何干涉，只听说那人在临终前的痛楚中，反复念叨着他，说“恒现在在哪儿呢”？

爷爷当然也不会想到，几十年后，他的儿子中唯一如他一样风流倜傥的那个，就死在他埋骨的沙土地上，死得毫无诗意。这父子均可作为良好资秉易为造物所憎、被命运苛待的例子。我的四叔是因“历史问题”而被从大学教席驱赶到街道，又被由城市驱赶到家乡，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的。其时正是文革中。致他们于死的，就有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暴戾之气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叔，是五六十年代之交。那天他带了女儿，捂着个大口罩，与父亲在另一间屋子压低了声音交谈。父亲没有让我们过去见他，我们也不曾想到这样做，虽然他对于我们，曾经是风度翩翩且善诙谐的四叔。父亲始终接济着他落难的弟兄，却绝对避免他的子女与那些长辈间的接触。直到年长之后，我才能懂得父亲保全这个家的良苦用心。那时的我，自然不可能由如此谨慎的父亲那里，看出早年那个热血青年，那个以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，独自在异地漂泊、经受酷刑、领略“铁窗风味”的父亲，那个在大学校园以左翼学生而与右翼对垒的父亲，那个在县中校长任上，悬挂毛、周（当然还有蒋）的画像，以武汉《新华日报》为国文教材的父亲，那个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，斥责

他不武装民众抗日的父亲。打从我记事，父亲已是这样恂恂如村夫子的父亲了。我只是由他批评某种弊政时以掌击案以至声泪俱下的姿势，依稀辨认出过当年的父亲。

一些年之后，我见到四叔拍在延安的照片，和我的一个姑姑、另一个叔叔一起。据父亲说，他的四弟不到十六岁，就已有了坐牢的经验。那照片上的四叔两手叉腰，英气勃勃。由这个英俊少年，到那个瑟索于庄稼地里的书生，中间的路几乎无从测算。在那不蔽风雨的破庵里，倘若四叔想到当他被指控被宣判时，那些曾被他庇护过的人们的意味深长的缄默，他是否仍会迷惘而寒栗的？或者他早已对苍茫人事一派漠然。我还禁不住要猜测，倘若静夜里，游荡在田垄间的四叔与他的父亲相遇，他们将说些什么。那死于枪伤的父亲，与他的死于农药的儿子，多半会相对无言的吧。

我自不曾见到临终时的四叔，却从他的儿子脸上，读出了粗粝的沙石打磨的痕迹——那本应是一张如他盛年的父亲一样光润的脸。在北大读研究生时，堂弟曾到宿舍找我，我们有绕未名湖的长谈。当时文革刚过，血色尚新，余痛犹在。对着那片湖水，不禁怅然久之。

父亲似乎没有想到过他的性情中的家族遗传，也不曾解释他的弟弟们以至其他亲戚得之于他的影响。这种影响的传递，在家族成员中，几乎是无迹可寻的。但那些弟弟们，竟一个接一个地由家乡走了出去，走到晋西南，走到延安，有的就如此地走到了解放战争的战场、朝鲜战场，也有的走了一程，又折转回来，在此后的路途中颠簸，终于死于非命，如我的四叔。也有一两位，走出之后，渐渐消失了踪迹。其中就有我的大姑父和一个表叔。家乡收到的大姑父最后的消息，是由江西发出的，当

时正是红区反围剿中。父亲说,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,在那地方,终究无从隐匿的吧。于是我想到了暗室中无名的死——甚至无“烈士”之名,想到了那死者最后的寂寞。在幽明之交,大姑父是否想到过我的姑姑、他年轻的妻子此后漫长的寡居,和他的与父亲未有过一面的儿子的?

当然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不会想到,一些年后会有戏仿的“革命”,如文革,终于将庄严化为对庄严的戏弄。然而即使这戏仿的“革命”,在我看来也只是弄破了革命之为神话。我不相信父辈当年有明晰的理念,“革命”在他们,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,是生命借以自我肯定的形式。他们乐于体验有限个人与某种“广大”相融汇的感觉,那种惟爱欲可比拟的对生命的诗意感受。他们为此而遭遇了残酷与血腥,经历了噬人与被噬。文革不过将上述种种,以夸张的形式重演罢了。即使经历了那疯狂的年代,我也仍然厌恶于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“反思”,厌恶于那永不吝于“向过去告别”的轻浮,尤其不能忍受对历史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。在我看来,那是对生命的亵渎,对他人生命的轻薄。那一代人毕竟经由“革命”,寻找过人生之“重”。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,甚至在“污秽与血”毕见之后,仍有这“重”在。

或许受了那条我在其边上长大的稠浊的河的暗示,我总不能摆脱那个可疑的字眼,“历史”。虽无意寻访,但我知道家乡的那片沙土地上,有过一道灼热的生命之流。“家族遗传”自然是神秘且无微的东西,我却仍忍不住要以此诠释自己,比如对动荡对变动的渴望。当着激情的潜流已在岁月中平复,这代际所悬的那一线,反而像是变得清晰可见了。

十几年前的一夜,我独自看一部现代革命史题材的大型文献片,那天播出的,是有关大革命的一集。屏幕上映出一张张年轻而俊秀的脸。

我突然流泪，然后失声恸哭。我久已不曾这样出声地哭了。我在潮水般的乐声中大声地抽噎着，让泪水淌了一脸。这突如其来的激情，事后甚至令我自己惘然。我何尝真了解自己！



乡土(之三)

我想,我父亲的爷爷,这大村落首户的男性长辈,手持长杆烟袋,将自己与祖宗牌位一起供着的老人,该是家族中也是村子里最孤独的人的吧。父亲在他的回忆文字中,曾写到这老家长的威严:“他大部分时间坐在前院客屋里,家里家外出入的人都逃不脱他的眼睛。一有人经过,他总咳嗽一声,表示他注意到了。母亲她们没有特殊理由,是不便出入的。我们儿童常常像老鼠躲猫一样,探头看看又缩回去……”孤独,也是所有家长的命运,是长者尊严的代价。这老人决非像他自以为是的那样,是乡村智者。这家族中没有智者。除有数的几个例外(其中就应当有我爷爷和四叔),照片及我所见到的长辈,无不有得自遗传的诚恳的脸相,相貌资秉均像是不逾中材。我这一辈则更其庸下,尤其不复有前辈年轻时的意气。倘若那老人由幽黯的时间深处看过来,不免要感慨系之的吧。

那老人或许是家族中最属于这块土的人物。他的儿子辈已不安于乡土,孙辈更像是为了出走而到这土地上来的。我最感兴味的,是这严